

黄昏,一只白狗,走着走着,走成了一只黑狗。夜就降临了。夜是黑的,黑成一团,像一大滴墨,落在一张白纸上,慢慢地四散,晕开。青砖红瓦的房子,成了古城堡一样的黑房子;远处的山,也只剩下丘的黑,波澜起伏。夜色就像一条八爪鱼,它抓住什么,则不管三七二十一,先把它染黑。一旦黑了,就不担心它能逃开,你跑来跑去,只是从一团黑,陷入另一团黑,终究逃不出黑的掌心。

但夜也知道,仅仅把万物涂抹成跟自己一样的黑色,单调,无趣,是没有意思的,它夺走了它们的颜色,却留下它们的形状。如果说夜还有那点艺术细胞的话,我觉得它就是皮影戏的大师,令万物象形。一只花猫和一只黑猫一起遁入夜色中,成为两团黑影,你分辨不出哪一只花猫,哪一只黑猫,但猫的主人能看出它们细微的区别,它们尾巴的粗细是不一样的,腿的长短是不一样的,耳朵的尖尖是不一样的,两团黑影的区别显而易见,猫的主人心中肚明,夜也看得一清二楚,它便让它们一只像猫,一只像虎。

夜从远山的背后,铺天盖地而来,所到之处,顷刻黑透。最先黑的是庄稼地,黄灿灿的油菜花,绿油油的麦苗,还有我奶奶的

说实在的,小区门卫室里的那几个人经常换,所以保安的存在感并不太高。但保安老岑却是个“老人”,一个人在小小的东门门卫室上白班,一待好几年。时间一长,老岑自然与很多居民熟识和热络了,见面时不仅微笑点头,而且还会用有浓浓河南口音的普通话打招呼。今年夏季午间最高温度直逼40摄氏度,小小的门卫室像个火炉上的大炖锅;老岑站在不远处树荫里不停喝水、扇扇子;但也时时关注门口内外的动静。看到提大包小包的居民,就悄悄地一摞遥控器,紧闭的铁门就豁然开了;那些正为空不出手、掏不出门禁卡发愁的居民也会大声招呼“谢谢”。

来到上海打工,老岑说是为了陪读大学的儿子,还在小区不远处租了一间屋,父子俩有了个相互照应的空间。农民出身的他每每看到台风天狂风大雨交加,就会有点后怕:“在老家要是遇上这么个天,那一年都白瞎了。”前年中原大水,有居民关切地问:“家里还好吗?”而他庆幸地答道:“离老远了,没事。”

按理说,作为一个外来务工者、一个小区保安,老岑很难在大城市长久落脚。逼仄的门卫室只是一个立足之处,但每天早上人们都会看到笑吟吟的老岑认真打扫门卫室、大门前空地。有老人聚集在门卫室聊天,老岑也会傲气地嘟囔:“儿子已经大学毕业并谋到一份稳定工作;终究有了希望。旁人说如今本科毕业生留在城里还要跨过不少‘坎’,他仍乐呵呵地说:‘不怕,俺慢慢来。’”

每天早晨小区保安都要集合排队拍照上传,队列里的老岑就是个并不起眼的普通一员。但有一天,默默无闻的老岑一下子成了“知名人士”。在那个高温天里,一家装修的住户窗外堆着的杂物

菜园子,全变成黑压压的旷野。最有趣的是西瓜地,白天我们看到的,是藏在瓜叶里的西瓜,现在全成了黑蛋,它们是真正的一团黑。小黑子白天就看中了一只大西瓜,他得等夜幕降临了,自己也变成了一团黑,好乘机混入黑夜的黑中,躲过看瓜人亮晃晃的眼睛。小黑子趁着夜色,摸进瓜地,他顺着黑乎乎的瓜藤摸,摸到了一只黑蛋,又摸到了一只黑蛋,他无法用眼睛识别哪一只白天看中的,但他清楚,自己看中的是那只最大的西瓜,在夜色中,就应该是最大的那个黑蛋。当他得手后,蹑手蹑脚从看瓜人的瓜棚旁走过时,还是被看瓜人一眼识破了,一个直立的黑影抱着一个圆乎乎的黑影,这不就是一个偷瓜贼吗?

小黑子不知道,即使再黑的夜晚,看瓜人的眼睛也是有亮的,他的眼睛里,藏着白光的光。而且,还有月光呢。没有月光,还有星光呢。夜需要借助这点光亮,给万物勾个边,使它们象形。高粱地到了晚上,就成了孩子们最恐惧的地方,每一棵高粱,都像怪物,张牙舞爪,风吹过,高粱地“簌簌”作响,到处都是怪物们奔跑的声音。白天我们看不见风,夜色中的风却有了形状,是黑旋风的样子,它从我们身边一闪而过,还扯了扯我们的衣摆,吓我们一哆嗦,那就是黑夜里的风。有时候走着走着,突然从脚下蹿出一个小黑影,像是从一大团黑里辨

开了一小块黑,“扑通”一声,跳进边上的水沟里,溅起的几滴黑色落在脚背上,冰凉凉的,你才知道,那是一滴滴黑水。夜色最后才包围了村庄。家家户户点亮的灯,努力替它们的小主人赶走夜色,但赶不走。再亮的灯,在夜色面前,也只是粒小豆。夜色是村里最高的墙,将一户人家分割开,从窗户里勇敢地探出来的那点亮光,到了墙跟前,也吓得止住了脚步。敢越过去的光,夜将它也变成黑。如果你是村口的那棵老树上的一片叶子,你就能看见,村里的灯一盏盏熄了,每当有人吹灭一盏灯,夜就立即接管了它,让它成为一大团黑中的一部分。村里只剩下三只狗,两只猫,五个小黑影跑来跑去,也不知道它们是在嬉戏呢,还是在追着小主人们的梦。寂静的夜色中,

## 保安老岑

陈茂生

突然冒出烟来,火苗迅疾伴着噼噼啪啪的爆裂声越来越高;大白天在家的多是上年纪老人,只能惊慌地呼叫“着火了、着火了”。老岑第一时间提着门卫室的灭火器奔过来,“滋滋”一阵喷雾,再加众人端来的几桶水,逐渐扩展的火势立刻萎缩成一堆冒热气的灰烬。众人这才松了一口气,闻讯赶来的物业经理拍着一头汗水的老岑“这次多亏了你”;而喘着粗气的他,这回却瞪着眼睛骂骂咧咧:“谁缺德,乱扔烟头?太不中了!”

有人问他“老家在哪?”老岑答:“俺和诸葛亮是同乡,河南南阳”。多数小区居民因为老岑,如今都知晓那个地方了。

不知不觉地人就变老了。先是头发变稀变白,犹如深秋的树木,叶子变黄变枯飘落而下;继而牙龈萎缩,牙齿变稀不固;接着腰腿不挺而乏力;再接着开始全面衰退……其中胃口的衰退最是明显。

青壮年时,胃口真是气吞万里如虎。如今的胃口却是雄风不再、江河日下,于是就安分守己遵循起了老人的饮食规律吧,再加上“糖龄”年深日久,诸多的限止,我渐渐摸索出了老人的日常菜谱。一言以蔽之:小荤大素。

小荤不可舍弃。我等毕竟不是出家人,荤腥不可不吃。曾见过不食荤腥的大德高僧,差不多都是面目清癯的老人,宽大的僧袍罩着个枯槁的骨架,眼眶深陷目光黯然的。当然他们有志向有定力清汤寡水不茹荤腥,我是受不了的,顿顿青菜萝卜加豆腐,诚如梁山

人夜,秋风送爽,小区的绿化带又热闹起来,花坛里、石径边、垒石堆、树下、池塘畔,秋虫纷纷鸣放:这厢金铃子阵阵低吟,那边蟋蟀振翅高歌,再驻足耐心聆听,还能从分贝的不同,区分蟋蟀的大小和长幼:叫声响亮而“声声不息”的,一般为年幼的体小者;而“声声慢”的,大多为年长体硕者。这是我青少年时积累的“蟋蟀经”。

如今蟋蟀声声,鲜有人问津,可我被那虫儿叫声撩拨得不能自己,痒痒的、甜甜的,几次下决心不再招惹它们,但蟋蟀的甜美叫声终于冲垮了与虫儿决绝的堤坝,我迈开了粘住的双脚,循着长而慢的低吟声走去,我断定这是一只大而善斗的蟋蟀,肯定在这几块碎砖块里。我忙不迭打开手机的电筒,一束白光射出,正要弯

偶尔传来一声狗吠,也许是黑狗叫的,也可能是黄狗叫的,都响亮,黑黝黝,很快就像一粒墨滴入砚池中。乡村的夜,彻底地没入深深的夜色中,黑而象形。

直到早起的人,扛着锄头,走向田间地头。那是黑尽头的一张剪影。他是去给棉花地锄锄草,也可能是给麦苗们松松土。他走着走着,走成了一个我们熟悉的身影。我们看清了,他是我们的父辈,也可能是我们自己。

天就亮了。新的一天开始了。

摩梭语“盘树吧”(谐音),泛指披巾、围巾、头巾等,它与头饰、金边衣、百褶裙相映衬,是摩梭女子服饰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那天与阿七独支玛的聊天,不仅对披巾的艺术性有了新认识,也对摩梭人披巾“非遗”的传承价值有了新认知。

眼前的阿七独支玛正在制作一方披巾,但见梭子在她手中飞舞,面前的机杼上,经纬交织、纵横交错,点面交集,慢慢地显出了图案和花样,五彩缤纷。阿七独支玛告诉我,传统的“盘树吧”由火草和麻线合织而成,这种织造工艺比较独特,一梭为麻线,一梭为火草线,相互交织“显山露水”。

她的儿子阿七玛次尔说,“盘树吧”给摩梭族群带来人文之美,比如材质、式样、色彩与地域、环境、诉求等和谐合拍。火草线山上野生就地取材后,摩梭人将植物上的白色绒毛晾晒干捻成线,制成独特的麻布火草线,厚薄粗细自如。而火草线与麻线的组合,质色上自然白净;质

泊的李逵直呼着“嘴里淡出鸟来!”眼下履了老年生活,就把曩日的大荤收缩为小荤方始恰当。便如一个大甲子前的困难年时,纵然鱼肉禽蛋之类供应极为苛刻,寻常家庭善当家的主妇也会三天两头整出个小荤来支撑一下哩。天可怜见,一度每人每月供应一两猪肉啊,我母亲把全家的猪肉计划票证都购买了猪油,煮白菜里兑一匙猪油撒点几油渣就算一款小荤啦;还有,偶然买到手指长的小鱼,与咸菜同煮,鱼鲜和咸菜鲜美美与共,引得孩子们一片欢呼。

如今鱼肉禽蛋山积海聚,我倒反而只敢零打碎敲啦,连最起码的红烧肉也不敢烹调。曾烹调过,结果消受不了,大半一倒了之。还有过年时买的大青鱼,腌着挂着冰着,直吃到喉咙发呛仍解决不了,依然

健康

腰蹲下时,突然有些目眩,似乎一个趔趄,就要摔倒,说时迟那时快,被一只有力的手挽住了,一个大男孩。我忙不迭说声谢谢!他扶我坐到长椅上,问起刚才的事,我简要讲了一些事后,再问这鸣虫的名称是什么?爸爸说是蚰蚣。啊,这是北方话,因为上海人叫“财吉”,普通话叫“蟋蟀”。老爷爷,谢谢您的指导。我介绍自己是退休的语文老师。他则告诉我,今年读初二,他很喜欢昆虫。他说他去过云南大理的蝴蝶泉,欣赏色彩缤纷的蝴蝶,还去过青浦的岑卜村看萤火虫。不过以前都被补课占领了,昆虫爱好不能进行。现在,爸爸不再安排补课,业余时间可以干些自己喜欢的事,他就在小

## 何日蟋蟀归

伦丰和

二时的作文好上N倍,后生可畏。内人知道我们的邂逅,嗔怪着年纪大了,不要瞎起劲。我有自己的考量:经历那十年“非常时期”冲击后,传统的蟋蟀文化趋于消失,如今懂得蓄养蟋蟀的行家少之又少,孩子们因学业和补课,也不再接触蟋蟀,造成几十年前被视为香饽饽的蟋蟀,如今叫声一片竟无人搭理。

区散步,观看花草树木,聆听一下秋虫的欢唱。他还告诉我,对蒲松龄的《促织》很感兴趣。见到这样好的后生,我情不自禁同意他加微信。此后他拍了他养蟋蟀的小视频,有时约我出来聊聊蟋蟀,一次还发一篇以蟋蟀为题的随笔,让我指教,说实在的,他比我初二时的作文好上N倍,后生可畏。内人知道我们的邂逅,嗔怪着年纪大了,不要瞎起劲。

我有自己的考量:经历那十年“非常时期”冲击后,传统的蟋蟀文化趋于消失,如今懂得蓄养蟋蟀的行家少之又少,孩子们因学业和补课,也不再接触蟋蟀,造成几十年前被视为香饽饽的蟋蟀,如今叫声一片竟无人搭理。

何日蟋蟀归?以前那些养过蟋蟀的爷叔阿爷讲好“财吉”的故事,从目前人文和绿色自然环境发展来看,养蟋蟀再度成为人们的娱乐文化之一,是指日可待的。

地上韧劲绵柔,质感上冬暖夏凉。据说这种材质还兼具消炎功效,因此被摩梭人视为佳品。

披巾“申遗”成功,阿七独支玛被授予云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。她是村里第一个上过中学的女性,当年她梦想多多,或升学或打工,但摩梭族群家庭传统的责任感,让她辛勤地支撑起十多口人的大家庭。生活艰辛而困苦,有文化又能干的她,萌生了开发摩梭传统手工织品的想法。其实,从开始种麻刮麻、扯火草捻线,再到布线织网、编织成料,几十道工序,做一件成品要花上很长时间。凭借着从小耳濡目染母亲和其他老人的纺织技艺,对传统的麻线工序进行分析总结,从而能完整地将摩梭人纺织技能进行技术化改造,并以自己

一倒了之,于是明白大鱼大肉的时代已经过去了,必须以小荤维持日常方是良策。遂想方设法把每天的菜肴调整到小荤状态。

好在江南物产丰饶,要吃小荤有的是,比如水中的鱼虾、螺蛳和蚬蛤即是,鲫鱼煲汤、茭白炒虾、酱爆螺蛳、韭菜蚬肉、豆腐蚌肉……可以不断翻新花头;至于肉类有着,更是花式繁多,如百叶肉丝、春笋肉片、肉糜蒸蛋……只要不是大肉,都可搭配成肴。进入春天后春笋、茭白、山药、土豆和各种各样的叶菜及豆制品都是鱼肉的妙搭,随便怎样排列组合都是经典的小荤。我定义小荤的概念大抵是少量荤菜和蔬菜的混搭,看着舒服、吃着放心。

## 小荤大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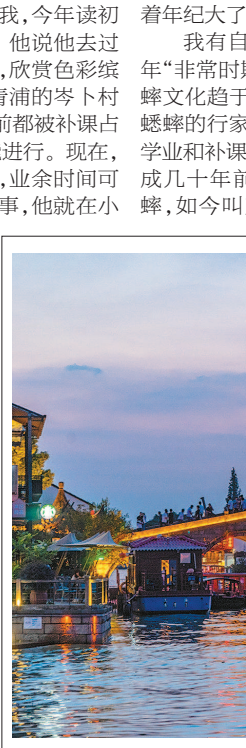
吴翼民

老年菜谱中大素和小荤应是等量齐观。大素就是敞量的素菜,包

或喜,或忧? 怨我拙见:一个人青少年养成的爱好,似乎一辈子都割舍不了,那时,我才十五六岁就痴迷上养虫,因为有五六十岁的爷叔、阿爷为我们传帮带。让只会轧闹猛、看热闹的小鬼头,明白了虫儿一生对自己也有启示。他们有时让我们跟着,如何听声辨虫,然后如何捕到全须全尾的蟋蟀,最后如何喂养,训练虫儿的搏击精神。在他们的引领下,我这个“淘气包”,夏秋之际就忙碌着蓄养虫儿活计,不再调皮捣蛋,惹是生非,逃学、打架,哭鼻子认怂的状况少多了。

## 梦里水乡

陈建中



梦里水乡 (摄影) 陈建中

的名字“阿七独支玛”申请到了注册商标。

一位日本游客慕名而来,带回一批织品并将其中两件在福冈市博物馆进行陈列,这更增加了阿七独支玛让“非遗”产品走出大山、走出泸沽湖、走向国内甚至国际市场的信心。

有需求就有呼应,有创作就有引流。阿七独支玛在儿子创设的“非遗工坊”落户,从组织村里68户16名妇女参与织品生产加工起步,找到了适合摩梭女性的发展路径。农忙时各忙各的,农闲时聚合集中,培训辅导分工派单,按标准加工,然后统一销售。现从事手工编织的范围扩展到泸沽湖周边的四川地区,1000多名女性人均月收入增加了500至3000元不等。

阿七独支玛用披巾改写了姐妹们的命运。披巾,也让每一个追求美丽的女性找到了属于自己的魅力。这或许也是阿七独支玛的披巾在“非遗传承”中行稳致远的法宝。

## 七夕会

括蔬菜和豆制品类,只要牙齿和肠胃许可,应该敞怀进食。那些素菜啊,营养全面、维生素丰富、润肠胃而通便,是老人们主食以外的重要营养来源。

“老人菜谱,小荤大素”其实何止于餐桌?老人的健康生活方方面面也必得遵循如此“菜谱”,如体育锻炼,也宜“大素”当家,量力而行、循序而进,如笔者每天太阳初升之际保持一小时左右的户外散步,再不快速跑步和剧烈运动;交朋接友和社会活动适可而止,最喜一杯清茶三五知己谈天说地;至于阅读写作,也不再贪多求深,喜欢的书常置于枕边厕旁,爱写的文章则信马由缰、慢慢推敲;偶有小文发表,心中窃喜,所得稿费,恰巧购买小荤大素以娱口腹……

好是江南物产丰饶,要吃小荤有的是,比如水中的鱼虾、螺蛳和蚬蛤即是,鲫鱼煲汤、茭白炒虾、酱爆螺蛳、韭菜蚬肉、豆腐蚌肉……可以不断翻新花头;至于肉类有着,更是花式繁多,如百叶肉丝、春笋肉片、肉糜蒸蛋……只要不是大肉,都可搭配成肴。进入春天后春笋、茭白、山药、土豆和各种各样的叶菜及豆制品都是鱼肉的妙搭,随便怎样排列组合都是经典的小荤。我定义小荤的概念大抵是少量荤菜和蔬菜的混搭,看着舒服、吃着放心。

## 何日蟋蟀归

伦丰和

二时的作文好上N倍,后生可畏。内人知道我们的邂逅,嗔怪着年纪大了,不要瞎起劲。我有自己的考量:经历那十年“非常时期”冲击后,传统的蟋蟀文化趋于消失,如今懂得蓄养蟋蟀的行家少之又少,孩子们因学业和补课,也不再接触蟋蟀,造成几十年前被视为香饽饽的蟋蟀,如今叫声一片竟无人搭理。

偶尔传来一声狗吠,也许是黑狗叫的,也可能是黄狗叫的,都响亮,黑黝黝,很快就像一粒墨滴入砚池中。乡村的夜,彻底地没入深深的夜色中,黑而象形。

直到早起的人,扛着锄头,走向田间地头。那是黑尽头的一张剪影。他是去给棉花地锄锄草,也可能是给麦苗们松松土。他走着走着,走成了一个我们熟悉的身影。我们看清了,他是我们的父辈,也可能是我们自己。

天就亮了。新的一天开始了。

摩梭语“盘树吧”(谐音),泛指披巾、围巾、头巾等,它与头饰、金边衣、百褶裙相映衬,是摩梭女子服饰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那天与阿七独支玛的聊天,不仅对披巾的艺术性有了新认识,也对摩梭人披巾“非遗”的传承价值有了新认知。

眼前的阿七独支玛正在制作一方披巾,但见梭子在她手中飞舞,面前的机杼上,经纬交织、纵横交错,点面交集,慢慢地显出了图案和花样,五彩缤纷。阿七独支玛告诉我,传统的“盘树吧”由火草和麻线合织而成,这种织造工艺比较独特,一梭为麻线,一梭为火草线,相互交织“显山露水”。

她的儿子阿七玛次尔说,“盘树吧”给摩梭族群带来人文之美,比如材质、式样、色彩与地域、环境、诉求等和谐合拍。火草线山上野生就地取材后,摩梭人将植物上的白色绒毛晾晒干捻成线,制成独特的麻布火草线,厚薄粗细自如。而火草线与麻线的组合,质色上自然白净;质

泊的李逵直呼着“嘴里淡出鸟来!”眼下履了老年生活,就把曩日的大荤收缩为小荤方始恰当。便如一个大甲子前的困难年时,纵然鱼肉禽蛋之类供应极为苛刻,寻常家庭善当家的主妇也会三天两头整出个小荤来支撑一下哩。天可怜见,一度每人每月供应一两猪肉啊,我母亲把全家的猪肉计划票证都购买了猪油,煮白菜里兑一匙猪油撒点几油渣就算一款小荤啦;还有,偶然买到手指长的小鱼,与咸菜同煮,鱼鲜和咸菜鲜美美与共,引得孩子们一片欢呼。

如今鱼肉禽蛋山积海聚,我倒反而只敢零打碎敲啦,连最起码的红烧肉也不敢烹调。曾烹调过,结果消受不了,大半一倒了之。还有过年时买的大青鱼,腌着挂着冰着,直吃到喉咙发呛仍解决不了,依然

健康